

敦煌写本宅经与唐五代敦煌居宅神煞研究

——以空间神为中心

陈于柱

(天水师范学院 文史学院, 甘肃 天水 741001)

摘要: 唐五代时期敦煌民间信仰中的居宅神煞, 尽管呈现强烈的本土特征, 但受佛、道成分在神灵领域与民间信仰自由混通的影响而具有多元性, 同时兼备禁忌、占卜、祭祀、镇厌等多重功能。其信仰群体超越了僧俗、胡汉界限, 映射出唐五代敦煌社会族群对中国本土神祇的普遍认同和在民间信仰领域的民族融合。

关键词: 唐五代; 敦煌; 敦煌写本宅经; 居宅神煞

中图分类号: G256.1; K87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371-1351 (2007) 03-0009-04

随着上世纪初敦煌遗书的发现和后期陆续刊布, 文书中关于神灵信仰的丰富信息逐渐受到学界关注。余欣先生以上博48册《后唐清泰四年(935)八月十九日曹元深祭神文》为核心材料对敦煌的墓葬神煞作过详细的考辨。^{[1]56-68}邓文宽先生着重讨论了敦煌历日中的诸类神煞。^{[2]62-66}值得注意的是, 在敦煌占卜文书中同样见载大量功能各异的神煞, 因此敦煌占卜文书对于研究唐五代敦煌民间神灵信仰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敦煌遗书中现存的占卜文书, 据黄正建先生研究统计大约有274件左右。^[3]其中以居住择吉为中心内容的相宅书——《宅经》, 我们统计有20件, 此类写卷基本抄于唐五代宋初。^{[4]66-78}学界过去对敦煌写本宅经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写卷分类、占卜方法的分析等方面, 但对其中的各类神煞却缺少应有关关注, 本文即着重于这方面的探讨, 力求进一步揭示唐五代敦煌多民族多宗教背景下的神灵信仰实况。鉴于学界目前对此领域的神祇尚无统一术语加以统括, 而诸神又多与居住禁忌或择吉有关, 因此文中暂将其统称为居宅神煞。这里主要讨论敦煌写本宅经所涉及的空间神煞。

一、四方或五方神

P.3492a《诸杂推五姓阴阳等宅图经》载: “凡宅得四神备足, 五〔姓〕居之并吉。若无具备, 但得一神亦可居之, 二神亦吉, 三神更好, 何况四神具备。”其意五姓人所居之宅最好是“四神备

足”, 但对四神的具体所指并没有交代。我们认为“四神”当是代表东、南、西、北四方守护神的青龙、朱雀、白虎、玄武。此四方神又称“四灵”, 最初代表古天文学上的四方星宿, 古代占卜术则更多利用四灵来象征住宅四方最佳的地形地貌。P.2615a《诸杂推五姓阴阳等宅图经一卷》引《皇帝宅经》就详细描述道: “皇帝问地曹, 何为青龙白虎朱雀玄武, 地曹答曰, 左有南流水为青龙, 右有南行大道为白虎, 前有湾池为朱雀, 后有丘陵为玄武。”唐五代敦煌对四灵较为重视, S5637《入宅文》特别强调住宅选址应“左青右白, 妙愜乾坤, 选祉福地, 前朱后玄, 雅合阴阳之道”。^{[5]67}

敦煌写本宅经还记有“五神”, P.3281vb《宅厅梁屋法等(拟)》在镇宅咒语中提到: “东西起土宅神攘之, 南北起土宅神避之, 贼害发动五神诃之, 伏龙起土五神赛之, 朱雀贼动五神安之。”P.4522va《推镇宅法第十》亦有: “读文曰: 时加正阳, 宿镇天仓, 五神和合, 辟阴祸殃, 急急如律令, 流酒一盏。”其“五神”当是传统五行学说下的五个方位神, 具体而言大致包括三类: 一是前面青龙、朱雀、白虎、玄武加上中央黄龙构成的五方神; 二是五方帝即太皞、炎帝、黄帝、少皞、颛顼; 三是作为五帝佐臣的句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五神。^{[6]1043}宋初敦煌归义军节度使曹延禄在镇宅时就曾祈请过“五方五帝”的护佑, S4400《曹延禄镇宅文》载: “谨择良月吉日, 依法广备书符, 清酒杂果, 乾(干)鱼鹿肉, 钱财米钱, 是

收稿日期: 2006-09-11

作者简介: 陈于柱(1977-), 男, 江苏邳州人, 天水师范学院文史学院讲师,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在读博士研究生。

项目基金: 甘肃省教育厅科研项目“敦煌写本宅经与唐五代敦煌民间习俗研究”(0508-3)阶段性研究成果。

事皆新，敬祭于五方五帝，土地阴公，山川百灵一切诸神”。

此外，四方神中有一类神祇比较特殊，P.4667va《阴阳五姓宅图经一卷》的咒文中提到：

谨请东方提头赖吒天王护我居宅。东方有光明电王名阿揭多。谨请南方毗楼勒天王护我居宅。南方有光明电王名没祗嚧。谨请西方毗楼傅叉天王护我居宅。西方有光明电王名主多光。谨请北方毗沙门天王护我居宅。北方有光明电王名苏多末尼。

“提头赖吒”、“毗楼勒”、“毗楼傅叉”、“毗沙门”本是佛教中负责守护须弥山的四大天王，四天王在唐五代敦煌备受崇信，不仅莫高窟许多洞窟将其绘置于窟顶四角^[7315]，而且其像还经常塑绘在当时的私家佛堂中，如S.4474va《敦煌乡信士贤者张安三父子敬造佛堂功德记》载“敬造佛堂二层，……西方毗楼勒（博）叉天王，东方提头赖叉（吒）天王等各一躯，并塑绘功毕。”四天王在占卜书《宅经》中的出现，表明佛神崇拜已经渗入到敦煌的民间信仰之中，四天王不仅被从佛界拉到人间，而且其职守也由守护佛教圣山转向护佑世俗居宅。这或许是四天王与中国传统四方神在方位守护职能上具有相近性的缘故。

二、八方神

宅经P.3281vb《宅厅梁屋法等（拟）》认为，在居住宅的东北、东南、西南、西北四角及四面墙等八个方位上均有主司之神，实施镇宅法术时可加以唤请，其文曰：

东北角神〔名〕贪狼，姓祈字及蛰。东南角神名睦空，姓姓井字百居。西南角神名舍毒，姓刘字大口。西北角神名劈鬼，姓郎字飞龙。东方墙神名，姓左字雄儿。南方墙神名，姓同字坚坚。西方墙神姓好，字大力儿夫。北方墙神姓黄，字不语言。凡人家镇宅造作者，书此等神姓名桃板上，奏本位，本位地上大吉。

这里四角神和四面墙神都被赋予了姓、名、字，其神灵的人格化特点十分突出。尽管我们在其他文献中暂未见到此八方神，因此推测它们很可能属于敦煌地方神灵；但“八神”的命名以及奏请方式与道教似乎比较接近，所以P.3281vb中的“八神”或许是地方神灵崇拜与道教仪轨相结合的产物。唐五代敦煌所信奉的八方神应当不止这一组，上博48（41379）《清泰四年（935）曹元深祭神文》即有“奉请乾、坤、震、巽、离、兑、坎、艮

八卦神君”之语。

三、十二方神

敦煌写本宅经中的十二方神主要以“五姓人宅图”中的六壬十二神和“五姓家宅图”中的黄道、黑道十二神为代表。人宅图与家宅图，分别按照角、徵、宫、商、羽五姓之序，出现在P.2615a、P.2632v、P.2962v、x00476+05937+06058等宅经写卷中，如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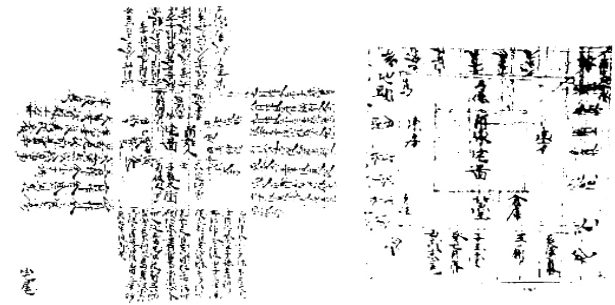


图1 P.2615a中的角姓人宅图 图2 P.2615a中的角家宅图
注：人宅图、家宅图均是以上南下北、左东西为视图基本方向。

（一）六壬十二神

六壬十二神与建除比较固定地搭配在“五姓人宅图”自内向外的第三层之上，并随五姓的不同而作规则性排布。具体分布情况如下表：

表1 五姓人宅图中的建除、十二神

建除与十二神	角姓人宅图	徵姓人宅图	宫姓人宅图	商姓人宅图	羽姓人宅图
寅	太一危	功曹定	传送开	征明除	传送开
卯	胜先成	太冲执	从魁闭	神后满	从魁闭
辰	小吉收	天刚破	河魁建	大吉平	河魁建
巳	传送开	太一危	征明除	功曹定	征明除
午	从魁闭	胜先成	神后满	太冲执	神后满
未	河魁建	小吉收	大吉平	天刚破	大吉平
申	征明除	传送开	功曹定	太一危	功曹定
酉	神后满	从魁闭	太冲执	胜先成	太冲执
戌	大吉平	何魁建	天刚破	小吉收	天刚破
亥	功曹定	征明除	太一危	传送开	太一危
子	太冲执	神后满	胜先成	从魁闭	胜先成
丑	天刚破	大吉平	小吉收	河魁建	小吉收

就目前所知，六壬十二神之名最早刻写于故宫博物院藏西汉末的象牙式天盘之上。关于十二神名称的起源，宋人沈括在《梦溪笔谈》中主张六壬十二神源自天象。^[8742-743]李零先生通过研究也认为十二神的名称多与北斗有关。^[9123-125]十二神的功能主要在于充当占卜吉凶的技术要素，王充《论衡·难岁篇》

云：“或上十二神，登明从魁之辈，工技家谓之皆天神也，常立子丑之位，俱有冲抵之气。神虽不若太岁，宜有征败。”^{[10]1206}登明、从魁正是我们在五姓人宅图中所见的十二神。《资治通鉴》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条记：“九月，壬午，将作奏宣政殿廊坏，十月魁冈，未可修。上曰：‘但不妨公害人，则吉矣。安问时日！’即命修之。”胡三省对此注曰：“阴阳家拘忌，有天冈、河魁。凡魁冈之月及所系之地，忌修造。”宅经“人宅图”中天罡、河魁所对应的占辞与之完全一致。鉴于十二神主要运用在古代的六壬式盘，而六壬式的占卜事项中就包括相宅，据《大唐六典》卷14“凡用式之法”：“凡阴阳杂占、吉凶悔吝，其类有九，决万民之犹豫，一曰嫁娶、二曰生产、三曰历注、四曰屋宅、五曰禄命、六曰拜官、七曰祠祭、八曰发病、九曰殡葬。”^{[11]304}所以敦煌写本宅经“人宅图”应是六壬式在五姓范畴内相宅择吉的文本表现。

（二）黄道、黑道神

黄道、黑道十二神主要分布在“家宅图”十二地支之上，亦随五姓的不同而作规则性布列。关于十二神名称及在五姓家宅图中的分布情况，列表如下。

表2 五姓家宅图中的十二神

十二地支	角家宅图 十二神	徵家宅图 十二神	宫家宅图 十二神	商家宅图 十二神	羽家宅图 十二神
寅	白虎	金匱	勾陈	白虎	玉堂
卯	天牢	大德	司命	天牢	玄武
辰	勾陈	玉堂	青龙	勾陈	白虎
巳	司命	玄武	朱雀	司命	天牢
午	青龙	白虎	明堂	青龙	勾陈
未	朱雀	天牢	刑上	朱雀	司命
申	明堂	勾陈	金匱	明堂	青龙
酉	刑上	司命	大德	刑上	朱雀
戌	金匱	青龙	玉堂	金匱	明堂
亥	大德	朱雀	玄武	大德	刑祸
子	玉堂	明堂	白虎	玉堂	金匱
丑	玄武	宅刑	天牢	玄武	大德

清《协纪辨方书》卷七“义例五”引《神枢经》曰：“青龙、明堂、金匱、天德、玉堂、司命，皆月内天黄道之神也。所值之日皆宜兴众务，不避太岁、将军、月刑，一切凶恶自然避之。天刑、朱雀、白虎、天牢、玄武、勾陈者，月中黑道也。所理之方、所值之日皆不可兴土功、营屋舍、移徙、远行、嫁娶、出军。”^{[12]252}其中黄道、黑道十二神与五姓家宅图中的神名基本一致。从P.2632v《诸杂推五姓阴阳等宅图经（拟）》将“五姓家宅

图”直接称作“宫宅十二神安置”、“商家宅图安置神出入”、“羽姓十二神安置法”来看，黄道黑道神在住宅中的具体方位所处，是整个“家宅图”试图突出的重点。这当与古代中国的宅神禁忌有直接联系。王充《论衡·解除篇》曾谈到“世信祭祀，谓祭祀必有福。又然解除，谓解除必去凶。……宅中主神有十二焉，青龙、白虎列十二位。……有十二神舍之，宅主驱逐，名为去十二神之客，恨十二神之意，安能得吉？”^{[10]1207}关于其中的“十二神”，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曾考证认为，这十二神与六壬家所说的十二神无异，即为贵人、腾蛇、朱雀、六合、勾陈、青龙、天空、白虎、太常、太阴、天后、玄武。^{[13]365-366}但我们认为《论衡·解除篇》中的宅中主神更可能指黄道黑道神，理由如下：（1）钱氏言及贵人、腾蛇等神煞，在《五行大义》和《大唐六典》中均被称为“十二将”，无有称之“宅中主神”者；相反，黄道黑道神在“五姓家宅图”中经常被称作“某宅十二神”。（2）就神煞的功能而言，贵人、腾蛇等十二将一般与“六壬十二神”相配合，运用于六壬式上推演吉凶；“宅中主神”在《论衡·解除篇》中则主要为祭祀和解除之用，黄道黑道神恰恰在此与之相吻合，宅经P.3594《推五姓墓月法、用石镇宅法等（拟）》就细述了如何对黄道黑道神进行解除：“犯天形（刑）治土（大）德。犯勾陈治金匱。解勾陈，治雄黄五两，麻子三升，悬着勾陈。解玄武，慈（磁）石十二两，大豆二升，悬着玄武下。犯青龙治玉堂。犯白虎治明堂。解白虎安石十九两，大豆二升，悬着白虎下。”可见，黄道黑道神与《论衡·解除篇》“宅中主神”在功能上是一致的。综合以上，我们认为王充所言“十二神”应为黄道黑道十二神，果若是，足以表明黄道黑道神信仰早在东汉就已流行。宅经“五姓家宅图”对十二神进行排布的目的，显然为了给五姓之家提供宅中主神的位置所在，以便加以祭祀、规避或在不慎触犯时能够有针对性地解除。

小 结

客观来讲，上述众神并不是唐五代敦煌居宅神煞的全部，但我们仍可据此对这一时期敦煌民间神灵信仰的总体特征作一管窥。

首先，神煞构成具有鲜明的多样性。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1）神祇的多元化。在时人空间观念中的四方、五方到八方、再到十二方，均有

所司之神，而同一方位上往往又盘踞有多组神煞。(2) 神系的多元性。上述诸神往往隶属在不同的宗教神系中，除四天王为佛神外，四灵以及五帝，在道教典籍中均可见到，六壬神、黄道黑道神等则主要为民间数术神灵。但必须强调，各宗教谱系中的神灵往往相互交叉，特别是很多古代传统信仰神灵，经常被道、佛纳入到各自的宗教体系中。如四灵本属民间信仰神，后为道教吸收，约成书于南北朝的天师道符箓科教经典《赤松子章历》所载“谢土章”等范文中，便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14]200}佛教入华以后，亦注意对包括四灵在内的中国传统神灵的吸纳，东汉失名译《佛说安宅神咒经》就记有：

某等安居立宅已来，建立南庑北堂东西之厢，碓磨仓库井窖门墙，园林池沼六畜之栏，或复移房动土穿凿非时，或犯触伏龙腾蛇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六甲禁忌十二时神门庭户陌井窖精露，堂上户中溷边之神。^{[15]911}

而敦煌占卜文书中佛神的出现，则表明民间信仰同样可以向成熟宗教摄取所需的资源。佛、道成分在神灵领域与民间信仰的自由混合，无形中使敦煌民间神祇具有了多元的宗教身份性。

其次，神煞功能的多重性。主要包括：其一，将空间方位或地形地势神格化，以强化民众固有的禁忌观念；其二，充当占卜数术的技术要素，用于方位择吉；其三，由于诸神在居宅的中位置较为明确和固定，所以便于信众有针对性地祈请、祭祀、厌禳。可以说禁忌、占卜、祭祀、镇厌等功能综合于唐五代敦煌的神灵信仰之中。

再次，神煞的本土性与社群认同性。以上讨论的居宅神煞，尽管有佛神的存在，但不可否认大多数神祇仍基本出自本土信仰。这不仅说明中国本土神煞在敦煌民间信仰领域中拥有较大空间，更映射出唐五代敦煌社会对本土神煞普遍认同的实况。这种认同的普遍性突出地表现在两个层面上：

一是本土神煞为宗教、世俗两界共同信仰，特别是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的主流宗教——佛教，在宗教实践中经常对中国传统神祇加以祈唤，如S.3427c《谢土地太岁文（拟）》记载：

或因修造，展拓伽蓝，触犯土公，扰动神将，太岁不避，太阴误违，月将凶神，不知所趣。日游月煞，白虎青龙，前朱后玄，致令发动，先贤硕德，奠祭不曾，土地灵祈，实当轻拒，伏愿发欢喜心，不生嗔怒，各居本位，拥护僧田。灾障永除，延年益算，怨家领福，辜命转生，吉庆盈门，千祥

护体，损伤生性，得值西方。但是诸神，请垂善愿，今日今时，发露忏悔。惟三宝慈悲证明，领（令）弟子等罪障消灭，至心归命，敬礼常住三宝。^{[16]48}

愿文中的土公、太岁、太阴、“四灵”等，无疑都属于本土神祇。刘永明先生曾指出：“这份文书以某寺院僧众为发愿者，所从事的法式活动不属于纯粹的个人行为，而是为寺院和僧众所进行的集体行为”。^{[16]48}寺院僧众通过祭请传统神祇以祈盼“拥护僧田”的集体行为，其背后表明的正是晚唐五代敦煌佛教对中国本土神煞的集体认同。

一是本土神祇超越了族群界限，为敦煌不同族属的民众普遍崇信。晚唐五代敦煌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除汉族外，还活跃着粟特、吐蕃、回鹘等民族。郑炳林先生曾考察指出，粟特裔民在晚唐五代敦煌居民构成中占有较大比例。^{[17]596-616}所以粟特裔民的神灵崇拜情况在当时敦煌胡族民间信仰中是有代表性的。目前学界普遍认为唐五代敦煌粟特裔民的信仰特征是祆、佛并信。资料显示，在民间信仰领域，中国本土神祇同样为敦煌的粟特人所崇拜。吐蕃统治时期任纥骨萨部落使的康再荣，曾祈愿居宅能得到“四灵”护佑：“康再荣建立其宅……甲乙青龙扶左胁，庚辛白虎从右相，……辰戌丑未押四角，震兑二住守魁刚。”^{[18]503}金山国之后主持归义军政权的曹氏家族，经学界研究基本确定为居住敦煌的粟特后裔。^{[19]66-86}节度使曹延禄在太平天国九年（984年）进行的两次祭神活动中，同样把镇宅除祟的希望寄托于本土神祇，S.4400《曹延禄镇宅文》是“敬祭于五方五帝”，P.2649《曹延禄醮奠文》则“重启五方帝主，护社稷而万载康强；八卦神符，定家国以千年宁谧”。敦煌粟特裔民信仰中国传统神煞的实况表明，本土神祇已经突破族属界限为当时社会族群普遍认同，这是晚唐五代敦煌民间信仰领域民族融合的生动反映。

参考文献：

- [1] 余欣.唐宋敦煌墓葬神煞研究[J].敦煌学辑刊,2003,(1).
- [2] 邓文宽.敦煌具注历日与《四时纂要》的比较研究[J].敦煌研究,2004,(1).
- [3] 黄正建.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1.
- [4] 陈于柱.关于敦煌写本宅经分类问题的再讨论[J].敦煌学辑刊,2003,(2).
- [5] 王书庆.敦煌佛学·佛事篇[M].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5.
- [6] 刘安.淮南子·天文训[M].诸子集成.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

(下转第20页)

目标实现和任务落实的物质保障系统和制度保障系统以及有效的监督机制。没有制度的保障,以人为本的任何理想都是难以实现的。第五,要求全面发展的可持续性。以人为本即把人当人、使人成人的价值目标和工作任务既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随着实践发展和人类不断进步,人的认识视野和实践需要也会随之扩展。因此,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和无止境的过程,在现有基础上向前推进一步是每一时代从而也是我们这个时代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迫切任务。不仅如此,现实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还要求我们为人的今后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创造更好的条件、提供更多的机会,使整个人类的全面发展不仅在我们这个时代呈现出强势状态,而且在未来发展中也体现出我们的贡献。

参考文献:

- [1] 戴望.管子校正.霸言[M].上海:上海书店,1986.
- [2] 刘宝楠.论语正义[M].上海:上海书店,1986.
- [3] 北京大学哲学系.古希腊罗马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 [4] 哲学原理发展概述编写组.哲学原理发展概述:下册[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
- [5] 冯契.哲学大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1794.
- [8] 范鹏,王晓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及其在西部的实践[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4.
- [9] 姜保志.以人为本的哲学内涵和意义[J].长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6(1).

〔责任编辑 王小凤〕

Treating People as People, Making People Human

——People-oriented Value and Practical Objective

Fan Peng

(Gansu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Lanzhou Gansu 730000, China)

Abstract: In the sense of value, the essence of people-orientedness is treating people as people; while in the sense of practical objective, the core of it is making people human. This is the essential value and basis for administration in Communist Party's government, which is a kind of governing idea and principal as far as state government is concerned, a value orientation and behavioral principal in sense of social administration. Generally, it is the value and behavioral principal which is supposed to be observed widely in the whole society. Specifically, it is first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state government and meanwhile, its ultimate objective.

Key words: people; objective; value; basic standard; practical objective

(上接第12页)

- [7] 郑炳林,沙武田.敦煌石窟艺术概论[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5.
- [8] 沈括.梦溪笔谈[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 [9] 李零.中国方术考[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
- [10] 王充.论衡[M].诸子集成.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
- [11] 大唐六典[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1.
- [12] 李零.中国方术概观·选择卷[M].北京:人民中国出版社,1993.
- [13]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
- [14] 道藏:第11册[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 [15]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21册[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

1983.

- [16] 刘永明.论敦煌佛教信仰中的佛道融合[J].敦煌学辑刊,2005,(1).
- [17] 郑炳林.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的胡姓居民与聚落[M].郑炳林.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三编.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5.
- [18] 罗福苙.沙州文录补[M].冯志文.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续编.敦煌学文献卷:第18册.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
- [19] 荣新江.敦煌归义军曹氏统治者为粟特后裔说[J].历史研究,2001,(1).

〔责任编辑 刘雁翔〕